



亭长小武

史杰鹏
著

新历史主义

文脉堂



東方出版社

亭长小武



新历史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史杰鹏

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杨松岩

特邀编辑：刘太荣 兰宁羽 廉 萍

装帧设计： microw 263 net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亭长小武 / 史杰鹏著 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5.1

ISBN 7-5060-2085-8

I. 亭... II. 史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5387 号

书 名：亭长小武

TING ZHANG XIAO WU

作 者：史杰鹏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社

(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)

印 刷：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×98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25.25

字 数：400 千字

版 次：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-5060-2085-8

定 价：35.00 元

书斋冷处剧无聊，
拙笔相将绘汉朝。
循吏不书书酷吏，
为寻戾气振寒宵。

第一章 经年为亭吏 奉券入县廷

001

西汉武帝太始四年的夏天，江南豫章郡发生神秘抢劫案，城中大族卫氏家的美丽婢女肩膀上被插了一把九寸长的凶刀。背负强大压力的县令和漫无头绪的凶手，使侦破重任落到一个毫不起眼的年轻亭长小武身上……

第二章 悉心廉疑狱 微伺见真形

012

小武因为偶然机缘，幸运地捕获了奸人韩孔。他自己也万万没想到，竟然由这个韩孔，顺藤摸瓜，牵扯出了一个惊人的阴谋，这个阴谋关系到冲灵武库所藏的四万张强弩，足以摇动大汉天下……

第三章 伧夫任都尉 群盗集江汀

028

豫章郡最高军事机构豫章都尉府，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遭到一伙装备精良的盗贼攻击，几个府吏瞬间死于强弩之下，豫章都尉和都尉丞皆落入敌手，都尉府内顿时血肉横飞。谁来临危受命……

第四章 矫诏征郡卒 赣水血气腥

048

小武捕获了强盗首领京辅游侠朱安世，但豫章都尉和都尉丞都在混战中身亡。梅岭群盗数百人又围住了都尉府，众寡悬殊，危急关头，是被困而死，还是犯杀头之罪矫诏发兵？小武陷入两难境地……

第五章 岂意丞相怒 逃死正屏营

065

长安使者持节突然出现在豫章县，击杀了县令王德，并追捕小武。小武仓惶逃窜不得，突然出现一个绝色女子，救走小武。使者乃大汉丞相公孙贺所派，一个堂堂的丞相为什么要这样惶急地杀一个小吏呢？事情越发扑朔迷离了……

第六章 亭舍风物丽 绝壁强擒惊

087

绝色女子带着小武乘马车逃遁，在偏僻乡亭捕获假冒为天子绣衣使者的张崇等人，又在绝壁上用强弩射杀了丞相使者派遣的追兵。原来这女子竟是广陵王的女儿翁主刘丽都，一路上的颠簸，也难掩满车春色……

第七章 长安聚疑氛 广陵多纷争

108

此时长安城中，皇太子地位堪忧，卫皇后寝食难安，丞相一家心怀异志，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小武和刘丽都逃至广陵，感情日深，却遭到楚王使者、家财巨万的商人赵何齐的嫉恨，暗箭难防……

第八章 无计聊伏窜 寂寞感深情

126

赵何齐向刘丽都求婚被拒，便要挟广陵王捕杀小武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武竟能与赵何齐化敌为友，更说服他匆匆赶往长安……

第九章 商贾啖爵禄 奸凶戮冠纓

153

赵何齐出现在长安建章宫，告发丞相公孙贺谋反，意欲博取封侯。虽然他手上证据确凿，却仍被廷尉严延年引用律令，判处宫刑。一切正在小武意料之中……

第十章 渭水西风冷 椒房暗泪零

168

江充趁着皇帝震怒，凭借主审官的身份公报私仇，深文罗织，处死数万人，甚至两位公主也被腰斩。新任丞相刘屈氂在酒筵上大拍江充的马屁，引发暴胜之和严延年的正面冲突。小武因此得到在长安初露锋芒的机会……

第十一章 诂料君王幸 赠爵赐荣名

179

在武帝面前，小武游刃有余地运用儒家经义为刘屈氂和江充解困。武帝对他的才能深为赞赏，当即口授诏书，拜他为豫章太守兼绣衣使者，赐爵关内侯，赐婚广陵翁主，出巡江南五郡国……

第十二章 绣衣杖金斧 春风驰广陵

190

小武出巡途经楚国，楚王对他巴结有加。这时又碰上楚王太子被劫持，劫犯身份诡奇。从贼盗射下的书信当中，小武意外发现劫犯由来的蛛丝马迹……

第十三章 楚国逢劫盗 数语达款诚

205

小武凭雄辩的口才，引经据典，竟不费一矢，说服贼盗首领率贼众束手投降。原来他竟然是当年威震北军八营、让匈奴闻知丧胆的第一射士如侯。小武爱惜如侯的才能和人品，但劫质是重罪，怎样才能保全他呢……

小武

002

第十四章 广陵柳如线 使君剑似冰

218

小武刚到广陵,还没和刘丽都相见,就碰上百姓遮道喊冤。小武欲逮捕广陵县令,他却自杀谢罪。小武又下令发吏逮捕其他案犯。他和刘丽都的重逢罩上了一层意外的阴影……

第十五章 对坐语时变 青庐饮欢醒

233

盖公虽然深居诸侯国,对天下大事却了然于心,小武与他一番谈论后深受启发,并意外发现,盖公和如候竟然是同门故人。在广陵王官中,小武和刘丽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然而,两人在床榻间的戏言有一丝不祥的预兆……

第十六章 怀银夸父母 喋血卧榻枰

245

小武携娇妻回豫章上任,发现父母双双被杀,百般讯问,也不知凶手是谁。小武大为悲愤,下令将豫章太守陈不害等一千官吏,以及县中一些犯法的豪强大族和不法少年全部逮捕,一日处决五百人,郡中父老无不股票……

第十七章 羽檄征回朝 京兆治狡狴

257

小武因治郡手段严酷、文法精熟以及吏事明敏,被严延年举荐为京兆尹,重回长安。正逢京中大治巫蛊,江充以治巫蛊使者的身份处心积虑地把祸水引向太子,曾帮过江充的小武将何去何从……

第十八章 一战翦群丑 坐法拘囹圄

271

江充的弟弟江之推仗着乃兄的权势,骄横不法,引起百姓怨恨。小武亲率吏卒逮捕江之推,在上林苑椒唐殿将之射杀,但箭矢同时也射中殿门,按律当斩。小武眼看性命不保……

第十九章 有诏公卿议 中廷折众蝇

291

武帝让丞相刘屈氂主持廷议,合议小武的罪状。在江充的授意下,刘屈氂压制其他官吏,坚持将小武判处腰斩。武帝又下诏重议,暗示赦免小武。但传诏使者赵何齐借机报仇,胁迫刘丽都以自杀上书为丈夫鸣冤……

第二十章 应喜闻赦令 堪怜失丽卿

311

武帝得到刘丽都的上书,深感惘然,再次下诏,直接赦免小武。小武出狱,得知妻子自杀身亡,伤心欲绝。于是决心要不顾一切杀死江充和赵何齐,为爱妻报仇……



003

第二十一章 搥血报忿怒 弗忍忘薜英

322

小武决定各个击破,借参加江捐之婚礼的机会,讨好江充。又通过运用律法巧辩吓退严延年,帮助江充以治理巫蛊的机会将赵何齐下狱,判处磔刑……

第二十二章 天子常寝疾 储君日忧茕

331

江充趁武帝生病,诬陷太子,竟被赐节率领车骑搜索明光宫。他早准备好了假证据,太子危在旦夕。小武觉得除掉江充的机会到了……

第二十三章 邮驿截奸策 戾园愤发兵

348

石德等人也发现江充的诡计,劝太子发兵诛杀江充。太子犹豫不决。关键时刻,小武派遣心腹家吏晏齐劫得江充送给皇帝的文书,交给太子。太子走投无路,只好矫诏发兵,又赦免刑徒,一起击破江充,江充在混战中逃脱……

第二十四章 惜乎军不利 拭恨蹶坟茔

374

武帝大怒,征召三辅郡兵,击破了太子军,太子兵败出逃。小武带领太子,在靳莫如介绍的杜少翁家躲避。小武的属下檀充国偷偷去报告县吏,杜少翁一家为保护太子,全部战死,太子也绝望自缢。小武等人往后山逃去,却发现到了悬崖边上,愤然跳下。另一群县吏却追上来,声称刚接到天子的赦免诏书……

后 记

394

附 录

396



第一章 经年为亭吏 奉券入县廷

西汉武帝太始四年的夏天，天气闷热，江南豫章郡的豫章县城内流言四布，大街小巷都充塞着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。县廷的掾吏们在各个乡、亭、市、里穿梭来往，捕走了不少游手好闲的少年子弟，平常热闹喧嚷的街道上顿时冷冷清清的，显得颇为肃杀。原来前不久城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

受害者为女性，地位很低，是城中卫氏府中的婢妾。而且她自身不过是受了伤，并没有丢掉性命。怎奈这案件发生在县廷附近，县令十分震怒，倘若这明目张胆的县廷近旁杀人案不能尽快破获，传到郡太守那里，他今年的考绩就得“负殿”^①，必定会受严谴。他当即下令，组织了一个破案小组，总共四个老练狱吏，昼夜考索。但是案犯十分狡猾，现场除了一枚契券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老吏们冒着酷暑，勤奋工作了几十天，一无所获。而卫氏却是当地的一个大族，屡次派人来县廷催问结果，声言再无消息，将以文书上讼郡府，甚至长安廷尉府。

县令吓得满头是汗，他想起了当年县廷的办案干吏李顺，急招他来商量对策。两人客套一番之后，王德恳请李顺出山，帮他一把。李顺为难地说，在明廷^②面前，臣也不说假话，臣壮年时也比不上一般人，何况现在垂垂已老，体力不支，恐怕无能为力了。如果明廷不弃，臣倒可以推荐一个人，相信他不会辜负明廷的期望。县令急道，谁？如果能帮我破获这起案件，本县的考绩不落后，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报答呢？李顺道，青云亭亭长沈武。

① 负殿，汉代官员考核的最低等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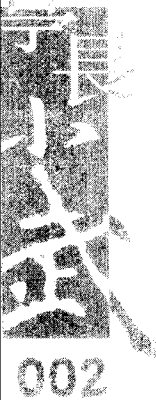
② 明廷，汉代郡的官署称府，县的官署称廷。因此一般称呼郡守为明府，县令为明廷。

他？县令拉下脸来，先生是在耍我吗？他连亭长这样的粗活都干不好，破案这样缜密的事，怎么可能胜任？李顺叹了口气，明廷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？人各有其长，亦有所短。明廷不知么，我大汉开国功臣陈平名节不修，而为高祖皇帝出奇计，定天下。即如当年淮阴侯韩信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果任以亭长，一样的会疲弱不胜任。然而封坛拜将，号令三军，却能驰骋疆场，斩将拿旗，建不世之功勋。臣这个学生沈武心思缜密，文法娴熟，未可轻视啊！县令惊道，先生休提反贼韩信——如果沈武真如先生所说，我倒可以试试。不过时间紧迫，我只能给他半月时间，如果成功，定当请求郡府嘉奖。倘或不能，他的亭长之职，我也不能替他保住了。青云里现在盗贼公行，实在很令我难堪啊。

豫章郡豫章县青云里的亭长小武，自小拜同里的退休老吏李顺为师，学习法律条文。三年过去，水平很高了。李顺也很赏识他，想以自己的老面子，推荐他到县廷当个小吏，比如狱史、令史什么的。但是不巧，所有职位都满员。县令王德碍于李顺的面子，也禁不住他一个劲地夸奖小武的才能，就让小武先在青云里担任亭长。

亭长这个官职，在有勇力者看来，是一个好差使，职责就是监察整个青云里的不法活动，间或迎送过往的邮吏、戍卒，不需要涉足行政上的烦琐事务，像登记户口，征收赋税之类。本朝的高皇帝就是从亭长干起，交接群豪，逐渐壮大，最终夺得天下的。做亭长需要日日在闾阎巡行，如果发现有健壮男子到处游逛，不事生产，就要严加盘问，甚至可以马上收捕。小武还有两个职位分别称为“求盗”和“亭父”的副手。顾名思义，“求盗”就是协助小武捕人的；至于“亭父”，一般用来使唤打杂。捕人这种活可不是好干的，得自身孔武有力才行，否则对方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，理所当然要拔剑反击。

小武是个懦弱的人，他本身又生得秀气，闾里的不良少年们都公然藐视他，所以青云里的治安一向不大好。县令对小武非常不满意，李顺也很忧虑，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看错了人，他知道小武的特长不在于逐捕盗贼。但王德不会管这些，总有一天他会派人把李顺叫去，宣告褫夺小武职位的。一旦真的被免，就意味着小武丧失了那份微薄的俸禄，不得不同其他百姓一样下地耕作了。小武对此也有清醒认识，他很着急，只是无计可施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个考察他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

小武接到县廷传达的文书，暂时调用他任令史，主管贼曹，查卫府剽劫案，不禁大喜。他匆匆赶至县廷上任，立即下令传唤受害人，也就是那个名叫卫繇的婢妾。这女子身材中等，面庞白皙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族蓄养的上等奴仆，不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。如果是干粗活的奴婢，则远没有这样光滑的脸蛋了。也难怪她的主人对她的被刺表现得那么愤怒而急切，乃至敢于对县令说那样威胁的话。当然，这也因为朝廷为政稍微宽缓，如果上溯一百年前的秦朝，官吏权力熏天，一个县令的威势足以让人破家，谁还敢如此嚣张。

这真是上天给我的机会！小武坐在堂上，犹自做梦一般。好一会儿，他回过神来，语气凝重地诘问，你叫卫繇？案发那天，怎么去了旗亭市场？

卫繇瞟了小武一眼，回令史君，主人差遣婢子去购物，婢子哪敢不去呢？

小武道，嗯，可是我查阅过，那天市场停市。之前县廷出了文告，因为县郊蝗虫为灾，征发全县所有精壮黔首^①赶赴田场，捕杀蝗虫，乃至无法开市，这你难道不知么？

令史君所言的是。卫繇胸有成竹，不过婢子当时的确不知道这事，只是到了市场，才发现旗亭大门紧闭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婢子只好提着一千二百钱回来了。

哦，小武点了点头，你被袭击的场景是怎样的？复述一遍。

卫繇脸色惨白，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，身子簌簌发抖，回令史君，那天的事，婢子简直不敢回忆，真是太可怕啦。当天下着雨，我走在县廷左边的小巷里，路很难走，到处是泥泞。我左手又撑着把伞，右手提着那一千二百个铜钱，更加吃力了。才走过巷子不到一半的路程，突然感觉背上有股巨大的力量推来，让我迅即往前扑倒。我一头栽进泥泞里，立刻就失去了知觉。过了好一会才醒过来，发现紧紧缠在手臂上的钱索不见了。我号啕大哭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我一个做奴婢的，怎么赔得起呢？我边哭边大声尖叫，这时巷子旁边的门开了，一个小女孩走了出来，她一眼看见我，立即双手捂着脸，显出很惊恐的神色，迅即也发出尖叫。起初，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满脸泥泞和血迹的样子吓坏了她。但是接着我看见她伸出一只手，指着我的背，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：“插——刀……插——刀……”，我更是大为恐惧，因为这时才感觉自己背上剧痛，我反手一摸，摸到一个刀柄，插在我的右肩上。我想自己这次真要死了，捏着那刀柄不敢拔。我猜我一拔，就会死掉的，血将止不

^① 黔首，秦汉时代对平民百姓的称呼。

住。紧接着就来了人，包括一个医师，他帮我拔出刀，用药覆住伤口。那刀大约长九寸，幸好没有插得很深，只进了一半，否则我就不能在这里回令史君的话了。那天的场景真是很可怕，婢子现在还心有余悸啊。

卫绶边说边微微啜泣着。但她的口才显然不错，语句完整连贯，没有任何窒碍的地方。小武暗暗赞叹：难怪主人如此宠爱她，换做我也会对之怜惜的。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道，你说背上受到很大的力量推攘，那袭击者自然是个男子了。只是当时小巷那么安静，地上又泥泞难走，一个男子尾随你走了大半条巷子，岂会不发出声响，为何你竟然一点没有察觉？

卫绶愣了愣，那天的雨很大，我撑着油布伞，雨点打在上面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。大概是这声音影响了我的听觉，乃至没有辨认出身后的脚步声吧。再说那天虽然是清晨，可是天色晦暗，我心里也有点慌张，只顾急匆匆赶路，没太细心注意其他了。

那之前你在街市上没有碰到一个人吗？小武道。

卫绶道，有的，见到几个老妇，但都不认识。

哦，这样。那么就是说没有熟人能证明你的行踪了。小武沉吟了一下，你有没有怀疑过，到底是谁可能这样暗算你呢？

卫绶抬起头来，两眼泪光闪闪，迷茫地看着这个文弱清秀的小吏。

小武提醒她，你平日是否有相处不好的人，比如别的婢女跟你有过恩怨、争吵甚或相斗的；再比如同里的熟人给你作过财物担保的；乃至你以前的兄弟中有没有特别贫穷，看你现在地位特殊，想谋夺你经手的财物的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有无这样的可能呢？

没有。婢子平日一向小心谨慎，从不向主人争宠，和同济的姐妹们都相处得很好。也从未有向别人借钱、购物赊欠之事，和庸保没有打过任何交道。我的兄弟们也都忠厚可靠，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谋劫我钱财的企图。

小武心里隐隐有气，我所考虑的各个方面，都这么轻巧地被一口荡开。而且几乎不假思索，未免也太轻率了吧。但是，她说得毫无窒碍，我也不好加以切责，只有再想其他办法了。

无奈之余，小武的手指神经质地案上敲动，发出噗噗的沉闷声响。他的两腿也由于急躁而有规律地上下抖动。他此刻的心情非常煎迫，如果此案不破，可真是没脸活了。老师李顺在县令面前那样地褒奖他，简直为他押上了一生的声誉。可是他作为老师最得意的学生，却在最重要的时候辜负了老师的期望。且不说日后不会再有办案的机会，光是这份羞辱就足以让他不忍



偷生。

他神经质地抓起放在案上的凶器，那柄长约九寸、中脊微突的小刀，刀柄处是个铁环，上面有个凸起，是浇铸不匀所致。他百无聊赖地盯着刀看了半天，脑子里乱七八糟，目光游离了出去，定在刀旁那枚竹券上。竹券长约一尺，上面刻满了参差不齐的牙齿，有点像市场买卖货物用的凭证。于是他心头一亮，问道，这枚竹券是不是你的？

回令史君，不是我的。我当时晕倒醒来，它就在我的身边，可能是凶手不小心遗落的。卫绿这时泪光消失了，她的话语很坚定，没有一直以来的哭腔。

那好吧，今天先问到这里。小武转过头，对着旁边肃立的小吏和书胥发下命令，你们先分头去市场，找商人询问一下这枚竹券的用途，是哪个行业用的，值钱几何，回来向我报告。

蝗灾在江南的郡县是常例。不久前这次也同样，县廷的胥隶早就去各乡里巡回宣告，命令全县精壮黔首要全部奔赴郊田捕杀蝗虫。如果蝗灾太重，豫章县不但无税粮上交，还得靠朝廷运粮来救济，而县令今年的考绩，一定会在全郡十八个县中垫底。所以即便如卫府这样的豪猾大族，也必须派出所有强壮的男子和奴仆，协助灭蝗。文书早就下到他的府第，他们岂能不知道？而卫绿当天却提着一千二百多钱去市场，委实难以理解。小武看着油灯下那些漫不经心的胥吏们，烦躁地说，难道那枚竹券果真一无用处？你们询问过市场所有的商贾了？

胥吏们本来很不把他当一回事，但是碍于县令起先的交代，也只好貌似恭敬。我们的确问过所有的商贾。其中一个胥吏说，他们只说这枚竹券像是贩运缙帛这行当的物事，竹券有十一个券齿，按照贩缙帛这行当的规矩，每齿折合一百八十钱，那么这枚竹券的价值相当于一千九百八十钱。这盗贼可真是损失大了。

损失什么，其实大有问题。小武叹口气，这分明就是一个幌子，想骗我们上当。试想这贼人一推之力，可以将受害人击晕，让其完全不及有求救的举动，他的强壮、野蛮和胆大可想而知。而当时全县男子都去了郊外捕蝗，整个县如同一座空城。那贼完全可以好整以暇地动手，绝不会慌张到将可以兑换大额钱币的竹券丢下。再说一个身家不菲的人，又何至于去做盗贼？我大汉刑法严厉，比亡秦有过而无不及。抢掠一千一百钱以上，钳右趾为城旦^①。一

^① 城旦，秦汉时代对一种男性刑徒的称呼，任务是每天早晨起来筑城。



辈子都废了。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何必冒这个险？惟一的可能就是，这枚竹券是伪造的，贼盗丢在现场，是想故意引诱我们上当，让我们枉费心力去追查那些贩缦帛的商人。而且你们也的确没有找到这枚竹券的左券。那么很明显，这枚竹券根本就没有左券，也就是说，根本没有另外一枚和它券齿相合，可以用来兑换现金的另一半凭证。我们都白忙了，只有再想想别的思路。

哪可能有什么别的思路。那个胥吏笑了笑，除了那柄人人都可能有的，再平常不过的小刀，现场留下的惟一线索就是这枚竹券，还能怎么办呢？只有从这里入手。

说说你的确切意思？小武微笑地注视面前这个狂妄的胥吏。他知道自己身份尴尬，这帮人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但是你们会知道我的厉害的，小武心里恨恨道，你当我真的那么软弱无用么？

那胥吏大声说道，立即拘捕所有可疑的游侠少年、商贾、隶臣、不事产业的大男子、他县人逗留本县而无暂住文书者，以及一向雄猾的大族子弟，严加拷掠，必能有所收获。

大汉的律令倒是允许我们这样做。小武想哼一声，但是没敢哼。为了将来，还必须隐忍一点才行。可是，他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，可是这样该拘捕多少人呢？本县的牢狱都容纳不下。况且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剽劫案，如此大张声势，影响究竟不好，王公必定不答应的。我看还是不要张扬，一个个私下审问比较妥当。

县令王德这些天为案件急得茶饭不思。今年是大考核之年，岁末就要将三年的治理政绩上报太守府，相比以前每年的小考核来说，无疑更为重要。卫府的主人名叫卫益寿，一向不把他这个小县令放在眼里，往年很多剽劫案都可能和他们家族有关。卫氏乃秦朝末年由濮阳迁至豫章的，是卫国公室的遗族。这种有着六国贵族背景的家族一向很让地方官头疼，高皇帝曾专门下过诏书，凡是诸侯国的遗族子弟，不但减免租税，而且犯罪可以大大减轻处罚，他们由此恃宠生骄，常常蔑视官府。出门乘马驾车，张弓挟矢，惊吓百姓。还招纳外郡亡命匪徒，椎埋为奸。如果不是非常必要，王德平日不愿惹他们，这次也只能布置干吏，希望能及时将案件破获，让他们满意。可是小武这样大张声势地捕人，实在很出他意外。难道这个竖子不知道自己只想秘密访出凶手，尽早了结此案么？

明廷教训极是。小武揖道，可是臣也斗胆禀告明廷，捕人一事乃是明廷



属下的擅自举措，臣资历卑微，难以阻止。

岂有此理。王德愤怒地拍案，此前他就怕掾属们轻视小武，自作主张。虽然他也并不很高看小武，可是从小武前此给他分析案件线索的情况来看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小竖子的头脑还是有些清晰的，比一般的掾属要强。他曾多次告诫掾属们要一切遵从小武的吩咐，可是没想到他们会胆大包天，大肆捕捉至少现在看来跟本案毫无关系的人，什么游侠少年、商贾、隶臣、不事产业的大男子，以及奸猾的大族子弟，这哪里叫破案，分明是胡闹，传到太守府中绝对会成为笑柄，而且切责文书会即刻下达县廷，征召这些掾属到府，诘问过失。他们也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县吏，诊视案情是他们的基本技能，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，只懂得拷掠呢？更让人气愤填膺的是，没有经过他这个县令的同意，他们就鼓动县尉，征发了百张强弩，包围数个大族府第，搜捕了大批从他乡逃入的大族食客。这不是公然和大族相抗吗？这怎么行？即便是太守那样的二千石大吏，如果没有长安的同意，也不会这样做的。这帮没脑子的家伙，只知道给他添麻烦。

马上将所有被捕捉的人登载在册，记下他们的谋生方式和饮食来源，然后放了。王德叹了口气，对小武苦笑了一下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。事情这么被动，都是那帮庸奴的责任。

小武看着王德的怒色，有点想笑，这正是他所盼望的。本来那帮饭桶的策略他完全可以阻止，至少可以及时上报，让县令来阻止。但是，既然这正好是一次打击他们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？于是他沉默了。他知道结果会怎样。

不过这时，他还是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，劝道，明廷不要急躁，他们办事虽然鲁莽，却也不是没有好处，至少借机爬梳了一下本县所有的无业人员，这个名册对将来治县还是有用的。大族们虽然很不满，却也不至于敢公然反抗，背叛朝廷。我们的举动诚然有点过分，却也基本在大汉律令的范围之内。明廷不必担忧，臣一定竭尽全力，尽快查出真相。

黄昏时分，小武回到青云里的家中。闾里的后山有不少竹林，长得清翠挺拔。小武看见自己的弟弟去茨正挥汗砍竹子，将一根根圆竹剖成细细的竹条，非常用心。你在做什么？小武忍不住问道。去茨屁股对着他，弯腰忙碌，好似犛了一般。小武见他这般傲岸，怒道，你也该干点正经事，正当农忙时节，稻子也该耘去稗草，灌溉捕虫这类活，都是我们壮者的事，总不能让父母

还去侍候你吧？况且我大汉有律令，不孝顺父母者，黥为城旦，严重者甚至处死。即便不死，六年刑满放出，也将被人嗤笑，有何脸面见乡里长老？即便他人不来嗤笑，也是宗族之耻。我沈氏虽然现在不顺，总算是有历史的世家，春秋以来就侍奉楚王，以上大夫的职位延续数百年，楚王封在沈丘，亲赐为族姓，有典可查。看在祖宗面上，你也该洗心革面，不要每日只知道斗鸡走狗，游荡乡里了。

行了行了。去痰很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少来这套，开口大汉闭口宗族的，凭你这样的窝囊废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。难道像你这样每天小心谨慎，做那小小的亭长，就给祖宗增了光荣？你知道大家背地里怎么取笑你的吗？是的，根本不用背地里取笑，本县的少年有哪个把你当一回事？就算青云里这块指甲大的地盘上，又有谁畏惧你这个小小亭长？说到门风，那真是羞死了。到底是谁将为祖宗增光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

你他妈的，小武大怒，恨恨地骂出一句脏话来。他平日在外面很谨慎，从不说粗鄙的言语。但是面对同产胞弟的轻蔑，忍不住火冒三丈了。你以为自己是谁？小武怒道，这次县廷布置吏员搜捕所有不事产业的浪荡子弟，你本来已上了搜捕券，就等县吏持券捕人了，倘若不是我恰巧调到县廷，主管卫府剽劫案，你现在已经关在大牢里接受掠治。知道他们怎么对付你这样的浪荡子吗？孝文皇帝摒弃了肉刑，改用鞭笞。可是你知道每年在狱中受鞭笞而死的人有多少？我们家根本拿不出赎金赎你，你只有受够五十下鞭笞才能放出，不管你犯罪与否。这次搜捕声势浩大，虽然王公已下令释放所有疑犯，但是在命令发布前的仅仅三日内，受拷掠而死的人已经不下十个。如果这次你被系捕，就是同样的下场。你活到这窝囊份上，还敢说我？

去痰的脸憋得通红，好半天才扔出一句话，大丈夫死便死了，又何必像你小心谨慎，卑贱苟活。我不在乎你的恩赐，什么时候我救你一命也说不定。现在天下淘淘动荡，很难说谁是英雄。

小武怒极，很想冲上去给这个狂悖的弟弟一个巴掌，不过听到他后面这句话，脸色不由得大变，似乎有点预感到什么了。

小武知道弟弟对自己一向不满，自己做这个亭长，成绩几乎没有，家财却消耗了许多。前几年家中还有数十亩薄田，这两年日渐减少。长安朝廷的规定，想走仕途，从低层小吏干起，要先计算家产，达到一定数目才能任用。而且每年近年底之时，都要重新上报家产数目。如果家产少到不符合规定，就该自动辞职，不必等到郡府发文解除。这是朝廷防止贪污的一种手段，因

为家产有一定数量,做官必定不以搜刮为务,只以荣誉为第一目标。说来可怜,小武家产去年的计核数目已接近为吏的底线,不是靠着李顺这个乡里老的面子,很难继续留任。父母也已数次提出让小武放弃亭长的职位,回家全力耕作。可是小武受了李顺的影响,执意不听。若不是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,恐怕他会北上长安,进宫为郎中侍奉皇帝。那是多么可怕?多少殷实人家,都因为怀着接近皇帝,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的梦想,而最终一无所得,破帽遮颜溜回家乡的。

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头子,面色黝黑,手指粗大,一副多年劳作的痕迹。看到两个儿子的争执,他起初默然不语,最后在进食时,他还是忍不住,对着小武叹道,你这孩子,不为我们两个老人,也得为你兄弟考虑啊。现今我们还活着,你们兄弟也不好分家。如果这点田产日复一日地减下去,到时怎么过呢?他把手中的筷子轻轻拍下,显出一副毫无食欲的样子。

母亲也忧心忡忡地放下筷子,沉默不语。她是这样一种人,从不主动发表意见,兴许是因为自卑罢。一个一辈子劳作,不识字的妇女,相信男人是家里的主宰。她对儿子只有信任和爱,虽然从丈夫嘴里,隐隐感觉儿子或许有些不妥,但也拿不准。当小吏固然没有明显的利益,可也不是毫无所得,每当和乡里妇人们在一块的时候,她还是能觉察人家对她有一丝潜藏的尊敬。毕竟当了小吏就有升迁的可能,而一旦升迁,就有可能主宰这个里、这个乡,甚至这个县所有人的命运。从心底里,她隐约是支持儿子的,她多么希望像某个有儿子在外地任官的妇人那样,被全乡尊称为“太夫人”。这样的称呼原先是公卿夫人专用的,但民间早已将之降格,用来称呼二百石官吏的父母了。那听起来是何等的荣耀,何等的死亦无恨啊!

大人不要急躁。看见父母不悦,小武惶恐地离席,不过仍然辩解道,当年孝文皇帝的侍臣张释之,家里是南阳的富户,父母早亡,只和哥哥在一起过活。哥哥资助他进京侍奉文皇帝,为骑郎。可是十年过去,没一点升迁的机会。他当时也慨叹道:“久在长安,做这不咸不淡的官,把哥哥的家产都耗尽了。不如回家种地吧。”于是写了辞职文书,准备回乡。可是中郎将爰盎很赏识他的才能,急忙向皇帝请求挽留他。文帝召他见面,问他国家大计,非常满意。后来他一直做到廷尉九卿。所以,这世事的变化,又有谁说得准呢?如果张公没有机会去长安,他的才能也会永远埋没的。臣自小遍读群书,未必比那张公差,只是没有良机施展罢了。臣的老师李公曾经带臣见过相士,说不出三年,臣有发迹之望。大人何必如此急躁,不能安忍于一时。只怕三年

